

李雪夜 著

鳳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妖歌

以独具魅力的东方仙侠传奇架空盛世大唐
再现神话中的「安史之乱」
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

妖歌

李雪夜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妖歌 / 李雪夜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399-3285-9

I 妖… II.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6179 号

书 名 妖歌

著 者 李雪夜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二 木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620 千

印 张 26.25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285-9

定 价 3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楔子.....	1
第 一 章 盗侠遗孤.....	3
第 二 章 苍云仙门.....	9
第 三 章 黄山奇遇	15
第 四 章 暗潮汹涌	21
第 五 章 远赴甘州	27
第 六 章 月盈宝镜	34
第 七 章 血离魔窟	40
第 八 章 情之为物	45
第 九 章 魔门覆没	51
第 十 章 爱恨情仇	57
第 十 一 章 小村安居	63
第 十 二 章 荒天秘境	69
第 十 三 章 月夜血战	75
第 十 四 章 血仇难解	81
第 十 五 章 伏妖仙君	87
第 十 六 章 阴谋初起	93
第 十 七 章 泣血离愁	99
第 十 八 章 各奔东西.....	105
第 十 九 章 淡淡春愁.....	111
第 二 十 章 紫雨灵光.....	117
第 二 十 一 章 敌友难辨.....	123
第 二 十 二 章 血天秘境.....	129
第 二 十 三 章 仙芝已逝.....	135
第 二 十 四 章 重拾素心.....	141
第 二 十 五 章 邪骸尸解.....	147
第 二 十 六 章 佛门双尊.....	153
第 二 十 七 章 重回仙山.....	159
第 二 十 八 章 仙门惊变.....	165
第 二 十 九 章 九尾情深.....	171
第 三 十 章 再叛仙门.....	177
第 三 十 一 章 潼关之谋.....	183



第三十二章	杀神左军	189
第三十三章	秘境迷踪	195
第三十四章	海内洞天	201
第三十五章	虚无之秘	207
第三十六章	硕天神器	213
第三十七章	生死潼关	219
第三十八章	妖军幻境	225
第三十九章	妖气洛阳	231
第四十章	大唐妖相	237
第四十一章	人身妖心	243
第四十二章	再踏虚无	249
第四十三章	绝地凶牛	255
第四十四章	紫气伏妖	261
第四十五章	晓月震空	267
第四十六章	武息神器	273
第四十七章	荣枯少主	279
第四十八章	花湮月碎	285
第四十九章	苍云之乱	291
第五十章	聚首睢阳	297
第五十一章	乱局已现	303
第五十二章	雾夜血战	309
第五十三章	妖神现世	315
第五十四章	情劫恩仇	321
第五十五章	血夜离歌	327
第五十六章	身世之谜	333
第五十七章	苍月紫雷	339
第五十八章	大日如来	345
第五十九章	力战邪佛	351
第六十章	万恶之首	357
第六十一章	不死法器	363
第六十二章	极天妖龙	369
第六十三章	人间至强	375
第六十四章	重振苍云	381
第六十五章	雷断双妖	387
第六十六章	悲喜交加	393
第六十七章	苍月西沉	399
第六十八章	妖恸离歌	405
终章		413



楔子

万里雾气迷茫中，一块大石头拔地而起，其上刻着两个硕大无比的红字——“迷天”。

一位身着黑色长衫的俊美男子，负手立于此石之下，无数雾气在他周身不断幻化成各种妖物形象，看上去说不出的诡异。他的脸上挂着一丝笑意，道：“展凌仙师，你们费尽千辛万苦将我逼入此境，但却不知虚无境正是我的家乡，真是可笑之至。”

在他面前不远处，被雾气笼罩着的大地之上，血流成溪，数十位白衣人倒卧在血泊之中，早已魂归黄泉。一位白衣老者站在血泊之中，右肩上插着一支黑色石枪，鲜血将他的白衣染红，显然已受了极重的伤，他面如死灰，狠狠地瞪着那黑衣男子，咬牙道：“云耀，正道不死，邪魔必灭，你不要得意，总有一天，你会死在我人间正道手下！”

“说得好！”

便在此时，随着一声震动九霄的长啸，一条巨大的雷蛇自迷茫雾气中飞蹿而出，直向黑衣人击来。黑衣人微微一怔，一挥手，周身缠绕的雾气立时合为一个巨魔形象，展开双臂向那雷蛇扑去，轰响声中，天摇地动，两者同时消散无形。

雾气四散，一个高大的银发男子，自远处缓步而来，那老者一见此人，立时面露喜色，道：“辛大侠，你……你终于来了！”

黑衣人轻轻摇了摇头，望着那男子，叹道：“辛云，我与苍云门的恩怨，与你何干？”

银发男子走到那老者身边，沉声道：“苍云门为天下而不顾自身安危，可敬可佩！可惜辛某晚来一步！”双目光电般射向黑衣人，左手一扬，道：“云耀，你看这是什么？”

黑衣人见他左手中抓着一根古旧发黄的卷轴，微微吃了一惊，道：“《沧海遗卷》？”

银发男子缓缓点了点头，道：“不错！《沧海遗卷》已落入我手，一百零八个虚无境之秘已尽在我心，云耀，你的末日到了！”

黑衣人不以为意地淡淡一笑，道：“天下第一高手果然名不虚传！但你的符法再强，所知虚无境之秘再多，也终敌不过生长于此的我！”

说着，他双臂倏展，漫天迷茫雾气，立时向他周身聚来，与他的气息连成一体，整个迷天世界，仿佛都成了他身体的延伸，白衣老者不由惊呼一声：“辛大侠小心！”

银发男子纵声长笑，身子猛地向下一沉，无数紫气立时自他体内喷涌而出，如同火焰一般冲天而起，将迷天内的大雾撕裂。

黑衣人面露惊诧之色，讶道：“这……这是‘武息’？”

银发男子朗声道：“云耀，便有虚无境助你又能如何？在上古神器武息之力面前，你终不过是个小小婴孩！”

言罢，他右手一挥，数十银符自其指间生出，又化成雷电之蛇，与那道道紫气缠绕混合，男子的两眼也渐渐生出变化，发出耀眼的闪电之光，一股毁天灭地般的神力，以这男子为中心，开始向四周扩散。

黑衣人一咬牙，双手高举，叫道：“我就不信倾虚无境之力，敌不过你的武息！”



迷雾飞蹿，雷电交加，两大绝顶高手的惊世神力，终于猛烈地碰撞在一起，霎时间天地变色，地动天摇，迷天世界剧烈地震颤着，仿佛即将要毁灭成灰。白衣老人拼命运起法力，勉强蹲伏于地，如同一只惊涛中的树叶，随时都有被吹飞碾碎的危险。

许久之后，一切终于归于平静，白衣老人长出了一口气，抬头望去，只见黑衣人跪坐在地上，而银发男子则如山岳一般立于原地，缓缓问道：“云耀，在你死前，我只想问你一句，自古至今，你不断为害天下，到底为了什么？”

黑衣人惨然一笑，道：“天地棋盘，众生棋子，一切，不过是我云耀的一场游戏。”

银发男子勃然大怒，咬牙道：“你去死吧！”言罢右手高举，一道紫气混合着雷电之力，在他掌中剧烈地跳动起来。

黑衣人淡淡一笑，道：“死？辛云，你虽然厉害，但却也奈何我不得！”说着，他猛地一抬头，叫道：“虚无境，我将数千年修来的力量，全给了你吧！”

随着高声大叫，他的身子猛地炸裂开来，化成无数光芒，向四周飞射而出。

一个声音自虚空之上响起：“辛云，我的身体将化成法器，分散到各虚无境之中，终有一日，会有人寻到我的尸身，集齐法器，让我重生于人间！”

银发男子怔怔半晌，猛一咬牙，道：“你想得美！”言罢一躬身，无数雷蛇立时自他体内窜出，缠绕在他身体周围，令他如同降世的雷神一般。

他的眼中绽放出团团耀眼的电光，连呼吸之间，也有雷光自口鼻处闪耀窜动，他仰头向天，蓦地发出一声大吼，眨眼之间无数紫气自他体内涌出，与他周身雷蛇缠绕混合，渐渐的，他眼中的光芒消失，人也跪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笑道：“云耀，我会将所有虚无境的入口封住，邪道凶徒若有本事，就去送死吧！”

言罢，他猛地举起左手，那古旧卷轴迎风展开，化成一百零八道光芒，向四周飞去，而他周身那些混合了紫气的雷蛇，则立时脱体而出，向那些飞远的光芒直追而去。

虚空中传来一声怒吼：“好个辛云！不愧是自古至今人间第一高手！云耀败于你手，亦算无愧，但我不信，你的力量可封住虚无境千千万万年……”

那声音越来越小，最终再不可闻。

白衣老人挣扎而起，刚要说话，却见那银发男子身子一晃，吐出一大口血来，立时便要扑过去扶住他，银发男子却猛一挥手，叫道：“别过来！”

白衣老人惊呼道：“辛大侠，你……你这是怎么了？”

银发男子惨然一笑，道：“我为封印虚无境，已用尽武息之力，如今我法力全无，武息的诅咒，就要反噬于我……”

老人身子一震，急道：“辛大侠，难道……”

未及他说完，银发男子的身子猛地一颤，双腿在剧烈的颤动中，突然炸裂为灰！

老人惊叫一声，方要上前，银发男子已挣扎着从怀中掏出一本书，奋力掷给老人，叫道：“辛某能除去云耀，已是死而无憾，只求苍云门照顾好我的后人，替我将辛家符法之技，传扬下去……”

话方到此，男子的身子一阵剧震，顷刻之间炸裂成灰，飞散漫天！



第一章 盗侠遗孤

微风徐动，万里碧空之下，一座孤崖傲立于大江之侧，自江上仰望，只觉其拔地擎天，巍峨无比。

在绿树满布的崖顶，有一座红顶小亭，此时，一男一女正坐在亭中，对江观望。

两人年纪看来不过二十出头，皆是一袭白衣，男的面貌冷峻脱俗，一头银色的长发并不挽髻，随意地垂散于身前背后，令其人显得分外洒脱飘逸；女的眉目清秀，足可称羞花闭月，身上的飘带无风而舞，平添几分出尘之姿。

那男子目视大江，无限感慨道：“岁月匆匆，我们三个坐在这里看大江流水，渔舟渡江，好像都发生在昨天，可细细算来，却已经是十多年前的旧事了。十多年不见，我成了苍云门的仙君，他们却成了闻名凡尘的盗侠，也不知他们究竟过得怎样，我是否还能认得他们？”

那女子勉强地笑了笑，道：“其实你心里真正惦记的，只有欧姑娘一个吧？”

那男子摇头苦笑一声，道：“我既选上修仙之路，就已经放下了红尘凡心。”

那女子道：“可你真能放下她吗？这十多年来，你多少次和我说起小时候的种种？师兄，老实说，当年你狠下心抛却红尘随师父到月芒山，是不是因为欧姑娘？”

男子轻轻低下了头，摆弄着手中一只银色的纸鸟，叹道：“我真怀念小时候，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们三个都不会为情爱所扰。然而人一长大，就什么都变了。”

女子欲言又止，眼中却满是酸楚，别过头去，道：“再过一个时辰，你们就又能见面了。你……你怎样面对昔日所爱？”

男子默然不语，只低头不住地摆弄那纸鸟。

自此孤崖顺江东去，十数里外密林荒道上，一辆黑色的双马大车正缓缓前行，驾车汉子看上去有三十多岁，身材健硕，英俊的脸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一眼望去，自有一种成熟男子的魅力，寻常小姑娘见了，只怕定要为之迷醉。

“小夜怎么样了？还没醒吗？”这汉子一边打马，一边回头关切地向车内问道。

“还在睡着呢！”车内一个少妇笑道。

那汉子长叹一声，道：“你还笑得出来？万一……”

“呸、呸、呸！”车内少妇一连吐了好几下，才道：“别总把事情朝坏处想成不成？儿子天生异禀，这可是好事，说不定将来他就能凭着这神技纵横天下，混个绝代大侠当当呢！现在不过昏睡几天，你怕什么？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胆子小。这点你就比不上月松。”

那汉子闻言脸涨得通红，闭上嘴再不说话，自顾自地生起了闷气。车内少妇听他半晌无语，便笑道：“怎么，生气了？”

那汉子憋了半天，才道：“月松月松，你天天就知道拿他来和我比。”

那少妇淡淡地笑了，柔声道：“我人都嫁给你了，你就不要再吃月松的醋了吧？我……我可是诚心诚意愿意作你的妻子呢……现在我是你的，孩子也是你的，都是叶家的人，你就不要再想这些



了好不好？”

那汉子低头不语，只顾打马向前，走着走着却突然又笑了起来，道：“也是。”逗得车内少妇又是一阵大笑。

笑过后，那少妇忽叹道：“咱们和月松有十多年没见了吧？也不知他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说起来，我真觉得对不起他，若不是当年我那么直接地拒绝他，他也不会投进苍云门。”

那汉子道：“可若不是如此，世间又哪会多出个‘银发仙君’来？他现在可是苍云门仙君之首……”

不等他说完，那少妇已道：“那又如何？修仙人禁绝情欲，他这一辈子都注定孤单一人，又哪有你我夫妇笑傲江湖惬意？况且若此信不假，苍云门乃至天下恐怕就要有一场腥风血雨，别说是过安宁日子，我只怕他……他别出什么意外才好。”

汉子皱起了眉头，道：“天幸此信被咱们碰巧盗得，等月松看了信，自然能查出那叛徒是什么人，这场风雨不就避过了？”

正说着，蓦地一道邪光自土中刺出，一闪而没，两匹马的前腿却立时断为两截，在悲嘶声中向前扑倒。

驾车汉子大吼一声，脚踏车辘冲天而起，落在路旁。与此同时，车厢顶棚破碎，一个美貌的少妇从中飞跃而出，身子在空中转了几转，飘然落在汉子身旁。她怀中抱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一张小脸略有些苍白，正昏睡不醒。

轰隆巨响中，那土包炸裂开来，数只一人多高、状似蜘蛛的妖物从中跳出，挥舞着两只如刀般锋利的前爪，猛地向三人扑去。

孤崖之上，白衣女子凌风而立，道：“有时我真觉得好奇，叶希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竟能夺得欧姑娘的芳心？”

男子沉吟道：“或许因为她不喜欢我的个性吧。现在想想，我和小梅都是个性独立的人，每天都会吵上几架。”

女子脸色微微发红，轻声道：“如此说来，我们倒是挺合适做夫妻的。我这个人向来没什么主见，只知乖乖听话……”

男子纵目江上，却未见女子脸色异状，笑道：“这种玩笑可千万莫在别人面前乱开，修仙一道禁绝情欲，小心门主责罚你。”

女子脸上红潮忽退，化为一片苍白，暗自苦笑，喃喃道：“责罚？若你真愿娶我，就算只能作一天夫妻，便是门主要处死我，我也情愿啊。”

此时刚好一阵江风呼啸而过，加之她说话声音微不可闻，那男子连一字也未听到，只自顾自地皱眉道：“我怎么没来由地一阵心乱？不好，有妖气！”

十数里外密林道上，蜘蛛妖尸横躺一地，随着阵阵微风吹过，渐渐化为泥土，随风飞散。仅存的一只六爪蛛妖嘶吼一声，飞身扑向道上汉子，汉子傲然而立，双手齐出，十指刺入妖物胸腹，气运全身，长啸声中振开双臂，将妖物生生撕成了两半。

妖物哑然倒下，鲜血喷溅一地，不多时，亦化为泥土，随风而散。那汉子足尖点地，如风般疾退而去，身上竟连一滴血也没溅上。那抱着孩子的少妇站在道旁笑道：“这些倒霉的妖物，撞上我夫



君可真是不走运。”

那汉子看着已然摔裂的马车，叹道：“你还笑得出来？现在怎么办？”那少妇道：“那我还哭不成。不就是没车了吗？前面总共还有十多里路，咱们快走几步，未必就比坐车慢。”

正在此时，一声冷笑响起，自道旁密林中缓步走出一个黑衣蒙面男子，沉声问道：“未猜错的话，二位便是盗侠叶希若与欧梅夫妇吧？”

少妇面色一沉，道：“不错。阁下又是哪一位？”

黑衣人道：“叶大侠夫妇好本事，若不是得知辛天君到此赴约，我还真寻你们不到！我奉劝一句，此事不是你这区区凡夫管得了的，还是把它交出来吧，我可以放你们一家三口一条生路。”

汉子惊呼道：“你……你就是写信的人？”少妇却将双眉一立，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身为修仙之人，却一心为害人间，就不怕报应吗？”

黑衣人仰天大笑，道：“报应？如今连和尚都不信报应了，我信它做什么？”话音刚落，人已向两人扑去。

汉子吃了一惊，忙气运两手，一双手舞成了一团幻影，护住全身要害的同时，直向黑衣人攻去。

黑衣人冷笑连连，站在原地不动，以单手与汉子相搏，却仍占上风，那少妇见状放下怀中男孩，从腰后拔出一对短刃，猛身攻上，霎时间白光缭乱，缠绕于其夫掌影之中。两人贴身疾转，手影刀影合而为一，威力较之汉子一人对敌时，竟暴长数倍。

那黑衣人立时处于下风，不由赞道：“好一个夫妻联手！只可惜终归是凡人之力量而已，在肖某面前，终是不堪一击！”

霎时间，黑衣人身子一转，竟化为一团绿光，将两人紧紧裹住，那绿光绕着两人疾转，无数血口子便在夫妇两人身上乍现，道道血丝飞射空中，越来越疾。两人在惊骇中催动全部力量，奈何掌也好，刀也罢，却终无法杀伤虚无的光。

终于，这夫妻两人的动作越来越慢，越来越僵硬，最后摇晃着倒在了地上。

两人挣扎着想再爬起，却因失血过多再没有一丝力气，那绿光重化回人形，大步走到汉子身旁，在他怀中一阵翻找，取出一封信来。

“早些给我，何苦搭上两条性命？”黑衣人冷笑一声，飞身扑入暗林之中。

与此同时，随着一阵破土之声，五个六爪蜘蛛妖物自地下钻出，尖叫一声，四只向地上的两人走去，另一只则走向一旁地上的男孩。

夫妻两人的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不顾一步步逼向自己的妖物，却都望着远处的男孩。眼见妖物向男孩扑去，本来已经全身无力的两人，却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霎时间，他们的生命仿佛都燃烧了起来，两人身上同时涌出一道耀眼的光芒，凡是修道之人都能看出，那正是元神炼化出窍的表象！

两道光芒汇合一处，如九天惊雷一般直射扑向男孩的妖物，在一声轰然巨响中，那妖物被轰成了一地齑粉。另四只妖物被吓了一跳，同时远远地跳开，不敢轻易接近两人。

两人却再也不动了，四只妖物犹豫了半晌，才慢慢接近两人，最后尖叫一声，利爪纷飞，同时招呼向两人。

一阵叮当乱响中，八只利爪无功而返，这夫妻两人的身体竟然变得如同坚石一般，凭这几只妖物的爪牙，根本无法将之奈何。

四只妖物嘶叫了几声，同时转头望向那仍在昏睡中的男孩，随后飞扑而上。



其中一只冲得最快，眨眼间便来到男孩近前，张开大口，直接向男孩咬去。

孤崖亭上，那银发男子面色凝重地望向远方，挥手掷出一道银符，化为一团五色云雾，裹在他脚下，将他托起，那女子见状脚尖轻轻点地，一朵巨大的莲花便凭空而生，将她托起，两人一踏云，一乘花，飞升而起，直向远处飞去。

银发男子面色焦虑，越飞越疾，转眼间便来到一片密林之上，他穿过树枝降下，却见一地碎土黑尘，而道中央，却是那叶希若夫妇的尸体。

两人落到地上，见到眼前惨相，那女子长叹一声：“咱们来晚了！”

那男子缓步来到叶希若夫妇尸体旁，怔怔地看着两人，却说不出一句话来。女子焦急地收起莲花，奔到男子身边，咬了咬嘴唇，道：“师兄，你不要太难过……”

男子身子轻轻颤抖着，越抖越厉害，那女子越看越害怕，不由流下泪来，哽咽道：“师兄，你若难过就哭出声来，千万……千万别这样啊！”

男子脚下一软，跪倒在两人尸体前，喃喃道：“我能认出他们，他们没变，还是十多年前那模样，只是显得苍老了许多，只是苍老了许多……”他不住口地重复着这最后一句，女子站在旁边，随之哽咽，却不知应如何安慰他。男子却忽长身而起，大步走向密林，手掌挥处，数株大树齐刷刷被斩断，腾出一大块空地来。他弯下身子，以一双肉掌挖起地面来，几下之间，双掌便已鲜血淋漓。

那女子惊叫一声，疾冲了过去，拼命拉住他的手，叫道：“师兄，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可是……可是你也不能这样对自己啊！”

男子挥手将女子推开，一声不响地继续挖了起来，女子爬了起来，难过得流下泪来。蓦地，她瞥见不远处一块仿佛被雷电轰过的焦土之上，静静躺着一个男孩，便飞步跑到那男孩身旁，将他抱了起来，叫道：“师兄，这是他们的孩子吧？你快来看看啊！”但那男子却充耳不闻。女子不敢再冲过去，只抱着男孩，眼看着男子的鲜血染红了手、染红了土，自己则哭得如同泪人。

那土地之下沙石树根纠结，银发男子却不顾许多，遇石碎石，遇根断根，许久之后，便挖好了一个大坑，两手却已被磨得露出白骨来。他缓步走到两具尸体旁，用力将两人抱起，见两人身体坚硬如铁，他微微一怔，随即淡淡一笑，道：“无数修仙人追寻一生，而终无法炼化元神，你们却同时做到，希若，你果然配得上小梅！”

他将两人放入坑中，一抔抔搂起泥土，向坑中填去，正在此时，一道绿光自空中落下，化成一个年轻而消瘦的白衣男子，这男子看了看四周，疾奔到那女子面前，问道：“蘅芜，这是怎么回事？这孩子是谁？四师兄又怎么了？”

那女子抓住消瘦男子衣袖，哭道：“五师兄，你快劝劝师兄，他的手、他的手！”

消瘦男子怔怔地看着银发男子，只向那女子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女子指着叶希若夫妇的尸体，哭道：“他们是师兄儿时好友，说有关系天下安危的大事要告之师兄，本来他们约在十多里外孤崖见面，可……”她越说越激动，说到半途，已哽咽不能出声。

她的泪水一颗颗滴落在怀中男孩脸上，那男孩的眼皮微微动了动，随即竟缓缓醒来，睁眼一看眼前女子，立刻挣扎着跳出她怀里，环视四周，眼中满是诧异，立着眉毛叫道：“你们是谁？我爹娘呢？”

那消瘦男子急俯下身子，扶着男孩肩膀，道：“孩子，别怕，我叫肖照山，她叫苏蘅芜，我们都是苍云门的仙人……”



那孩子一愣，随即道：“我知道苍云门！”一指远处不住向大坑内填土的银发男子，问道：“他长着银头发，是不是辛月松？”

苏蘅芜急忙擦了擦眼泪，连连点头，却说不出话来。那男孩皱着眉瞥了她一眼，嘟囔道：“这么大个人，怎么老抹眼泪？”说着猛一用力，挣开肖照山，冲着那银发男子辛月松跑了过去，边跑边道：“辛月松，你见到我爹我娘了吧？他们把信给你了吧？我爹我娘呢？”

说到最后一句，男孩已经跑到坑前，见辛月松双手鲜血淋漓，数处伤口中已露出白骨，不由吓了一跳，待望到坑内的双亲，却不由怔在当场。

辛月松缓缓转过头来，也怔怔地看着这男孩，突然间泪水潸然而下，哽咽道：“像，真像小梅……”

男孩也像突然清醒过来一般，狂叫一声，猛地扑入坑内的双亲身上，不停地摇着两具尸体，嘴里大叫道：“爹！娘！你们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辛月松任由他大叫着，只是呆呆地跪在原地，缓缓道：“他们已经死了。”

“不！”男孩暴叫道：“谁说我爹娘死了？你们不是仙人吗？快救他们啊！”

辛月松轻轻摇着头，道：“在死面前，神也好，仙也好，都与凡人一样，没有任何与之对抗的力量。他们死了就是死了，任谁也救不回来了。”

男孩怔怔半晌，眼望着爹娘的尸体，胸膛剧烈地起伏起来，他的气越喘越急，最后一口气跟不上来，竟昏死过去。苏蘅芜见状惊叫一声，肖照山则立刻奔了过来，将男孩抱出。

辛月松呆呆地看着坑中的两人，突然喃喃自语道：“你们知道么？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是这世上最亲密无间的朋友。如果不是我和希若同时爱上了小梅，我们现在还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一起坐在亭上笑看大江流水……”

肖照山抱着男孩站在他旁边，一脸的茫然无措，几次张嘴想安慰辛月松，却又不知说什么好。反是辛月松先向他问道：“照山，你怎么会在这里？”

肖照山忙道：“我出来寻找灵石，却突然发现妖气，这才顺着妖气追到这里……”

辛月松点了点头，却突然瞥见远处那被雷劈过般的焦土，突然间心神一荡，起身飞奔过去，摸着那焦土，身子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喃喃自语道：“这……这难道是雷神之体？”

他怔怔半晌，忽又奔到肖照山身旁，注视着他怀中男孩，忽然流下泪来，半晌后才缓缓道：“把他救醒。”

肖照山忙点了点头，身上霎时闪起一道绿光，那绿光缓缓钻入男孩鼻孔之内，男孩的身子动了动，便慢慢醒转，一睁眼，他挣扎着跳出了肖照山怀抱，瞪圆了眼望着双亲的尸体。

“听着！”辛月松没来由地大吼了一声，将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他缓缓转头，盯着男孩的眼睛，说道：“叶希若和欧梅——我在这世上最亲的朋友，你的爹娘，已经死了！被人害死了！你明白吗？”

男孩望着双亲尸体，小小的拳头握得咯咯直响，指甲深深陷进肉里，将拳头握出了血来。他的眼睛里满是泪水，但他却强忍着不让它们流出来，猛地转头，冲辛月松喊道：“我爹娘是为你而死的！他们偷到了一封信，是你们苍云门的叛徒写给妖魔的，如果不是为了帮你，他们才不会死！你要给他们赔命！”

肖照山冲到男孩面前，气急败坏地叫道：“你这孩子讲不讲理？你爹娘又不是他杀的，凭什么要他赔命？”



男孩倔强地梗着脖子，叫道：“我不管！如果他找不出害我爹娘的人，我就要他赔命！”

肖照山气得恨不得抽这男孩一巴掌，辛月松却淡淡问道：“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叶夜！”男孩高声答道：“是我娘取的！”

辛月松点了点头，道：“叶夜，辛某的命，从今天起便是你的了。我当着你爹娘的面发誓，我一定要找到害死他们的凶手，否则，我必以死谢罪！”

苏蘅芜急道：“二师兄，你怎么和孩子一般见识？”

辛月松轻轻摇了摇头，道：“他们死了，我活在世上也没有多大意思。如果不能为他们报仇，生又与死何异？”

苏蘅芜明白，辛月松的心，就要随着欧梅一起埋于黄土之下了，想到这里，她不由一阵心酸，本已渐渐止住的泪水又再次夺眶而出。

辛月松目光一闪，看着叶夜道：“而你，也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你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你将来必须亲手杀了害死你爹娘的人，否则，你就愧对你的姓氏！”

男孩一咬牙，道：“不用你教我，我自自然要替爹娘报仇！”

辛月松点了点头，道：“想要报仇，就必须要有高强的本事，辛某本领虽不高深，但自问天下也少人能敌，你若愿意，我可以将一身本事全传给你。你可以不叫我师父，但你一定要好好向我学本事，懂吗？”说着，他又弯下腰，一坯坯将土填进坑内，道：“现在，和我一起安葬他们吧！”

男孩一声不吭地走了过去，用力的将土推进双亲坟内，同时喃喃自语道：“爹，娘，总有一天，我会将害你们的人带到这里，把他杀了！”

那语气，仿佛是地狱恶魔的低语，苏蘅芜和肖照山闻之竟然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不多时，两人便一言不发地捧土堆出一座坟。苏蘅芜擦了擦眼泪，过来拉起辛月松的手，道：“伤成这样，你不要这双手了吗？”辛月松淡淡道：“我连这条命都已嫌多余，一双手又算什么？”

男孩跪倒在坟前，强忍住眼泪，道：“爹、娘，孩儿今日要离开你们了，你们两个好好保重！”

说完，男孩重重地磕了一个头，站起身来。他看着父母的坟墓，用力地咬着牙，终于由哽咽变成号啕大哭，最后又昏了过去。

苏蘅芜和肖照山两人惊呼一声，辛月松却面无表情地将男孩抱起，淡淡道：“小子，就算你做不到，我也会帮你做到的！”

苏蘅芜闻言不由为之垂泪，肖照山则轻叹一声，环视四周，望到远处树林时，月光一闪，指着林中道：“你们看！”

两人转头看去，只见林木掩映中，赫然可见一只六爪妖蛛的尸体，这尸体正在逐渐化为泥土，随着微风飞散。

肖照山皱眉道：“六爪蛛可不是寻常妖物，如果本门内真有叛徒的话，这叛徒的唤来术一定不低。纵观门内，也只有二师姐……”

辛月松淡然道：“希若这些年名闻天下，我虽未见，也能猜到其功力大概。六爪蛛虽是法力高强之妖物，却还不是希若的对手，他们两个是死于高手手下。此人根本不必用六爪蛛，便可轻易击杀他们，如此而为，显然是想嫁祸于人。”

肖照山闻言点头，自语道：“那会是谁呢？”



第二章 苍云仙门

仙云飘荡，阳光自碧空轻柔地洒下，轻抚万里海面。

东海之上，一派风和日丽，在这晴空之下，一道绿光由远而近，直向东方飞去。在那绿光左侧，是一位银发男子，他负手凌空而立，脚下一团五色云雾，托着他行于九霄；绿光右侧，是一朵巨大的莲花，莲花上坐着一位绝色仙子，和一个皱着眉头的男孩。

这正是辛月松等人一行。他们在安葬了叶希若夫妇后，便立即带着叶夜赶往位于东海孤岛月芒山上的苍云门总坛。

这三人均是苍云门内功力至高者，运起神技飞行，均可瞬息千里，于海上飞不多时，便已见到月芒山。那高耸入云的月芒山，仿佛连接天与地的天柱，巍然屹立于海上。月芒山的最高峰隐没于云海之内，那里便坐落着闻名天下的仙道大派——苍云门。

三人带着叶夜降在山顶，再向前行出里许，走入一片云海之中，只见一座高达数十丈的白石大门屹立在云中，两边石柱上雕龙刻凤，上首门楣中央刻着三个大字：苍云门。顺门内白石路向内，一路上遇到无数白衣门人，皆向辛月松等三人躬身施礼问安，见到始终板着脸的叶夜，这些门人不由大感好奇，议论纷纷。

越向里走，房舍便越多，也越大、越华丽。几人行至一座大花园时，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正在捉蝴蝶，见到叶夜，也像其他门人一样好奇，盯住看个没完。从远到近看了半天，眼见叶夜就要走远，那女孩突然从草丛里跳了出来，拦在叶夜前面，问道：“我看了你这么半天，你怎么不理我？”

辛月松对那女孩视如不见，径直向前走去，肖照山和苏蘅芜却怕落下叶夜，只得跟着停下。

叶夜皱着眉头，不耐烦地问道：“你是苍云门的人？”见那女孩点了点头，哼了一声，指着辛月松三人道：“他们都是你的长辈，你又怎么不向他们问好？”

那女孩被问得一愣，正不知如何回答，叶夜已经一把将她推开，大步向前追上辛月松。肖照山和苏蘅芜急忙追上，肖照山回头望了望那仍在发怔的女孩，幸灾乐祸地一笑。

绕过一座宏伟的大殿，一行人来到殿后大广场上，此时广场上数百白衣门人同时练剑，动作整齐划一，清啸声振动云霄，叶夜这小小孩童初见此阵势，心不由为之一震。但见这些门人越练越快，忽然长剑离手而出，叶夜不由惊呼一声。

却见那些长剑并不乱飞，而是绕着诸人身体旋转，自行舞出一个个剑花，才又重飞回主人手中，叶夜看得瞠目结舌，一时忘了前行。

肖照山见状笑道：“没见过这么厉害的本事吧？这叫御剑术，练到极致，不但可御剑飞行，更可以一剑化万剑，以一人之力抵挡万人。”

叶夜瞥了他一眼，扭头便走，嘴里说道：“我见得多了！”肖照山只觉哭笑不得，不住摇头苦笑。

广场上首，一位白衣少年正在督促众人练剑，远远望见辛月松等人，立刻奔了过来，看着辛月松那血肉模糊的双手，讶道：“师叔，您这是……”辛月松一挥手，问道：“门主可在？”那少年点头道：“师叔祖回来了，师叔伯们都在殿中呢。”

苏蘅芜闻言大喜，道：“师叔回来了？这可太好了！”言罢，拉起辛月松，就向广场上首的大殿中



奔去。

大殿之下有近百级白石台阶，叶夜只走了二十几级，就已经开始喘起了粗气，肖照山见了把手伸给他，道：“吃不消了吧？来，我拉着你走。”叶夜却不领情，快奔几步，反跑到肖照山前面，气得肖照山暗骂不休。

等到达殿门前，叶夜已经累出一身大汗，但他却始终不吭一声，肖照山气恼之余，却不由暗赞不已。

众人大步入殿，只见阳光顺天窗照下，将大殿之内照得一片明亮，殿内放置着金色的雕花香炉，缓缓散发着缥缈的烟雾和淡淡幽香，两侧各有三根雕龙金柱，柱上云缠雾绕，金龙隐于其中，仿佛随时可破柱而出，观之，令人疑是入了仙境。

大殿两侧站着十数名白衣门人，见几人进殿，立刻垂首施礼。殿中央，有四男二女六人正在交谈，见众人进殿，立时转头望来。

其中一人约有三十岁左右，一身白衣上绣着红色火焰，面貌倒也算英俊，只是眉目如刀，带着几分煞气，却不似辛月松等人气质儒雅飘逸，一见辛月松的双手，立时瞪圆了眼，道：“这是怎么回事？”

人群中有一位老人，他一身白衣宽袍大袖，颇具汉风，白须白发，面色红润，鹤发童颜，面目慈祥，苏衡芜见到老人，立时欢叫一声，像个小孩似的扑上前去，搂住老人的胳膊，哽咽道：“师叔，您可回来了，芜儿都想死你了！你快治好师兄的手吧！”

其余众人见到辛月松双手，都齐声惊呼，纷纷上前询问缘由，那老人则轻轻拍了拍苏衡芜，疾步上前，拉起辛月松的双手，叹道：“好重的伤！”说着，老人十指箕张，左手五指渐渐化成了嫩绿的树枝，蜿蜒而出，将辛月松的双手包在其中；右手五指却化成五道水蛇，钻入那树枝裹成的球中。

水入球中，立时探向辛月松双手，将他破损的皮肉裹紧，半晌后，辛月松的双手竟复原如初。

树枝与水收回，重新变成了十根手指。老人长出了口气，道：“万幸，若不是我的五行轮转之术已练至大成之境，你这双手……恐怕是保不住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叶夜看得目瞪口呆，在心中暗自称奇，但见肖照山偷眼看着自己，又立刻摆出一副不屑的表情，令肖照山忍俊不禁。

辛月松恭敬地向老人施了一礼，从怀中取出一只银色纸鹤，道：“我在入山前，曾留给昔日好友一只‘传信青鸟’符。数日前这青鸟突然飞来，传好友口信，与我相约在儿时游玩之地见面，要告诉我一件关系天下安危的大事。没想到……”他目视叶夜，轻叹道：“他们却在中途为人所害，只留下了这么个孩子……”

肖照山道：“这孩子的爹娘便是闻名天下的盗侠叶希若、欧梅夫妇。虽然他两人已然仙逝，但据这孩子说，盗侠夫妇是偷得咱们苍云门中叛徒与妖魔私通的书信，才惹祸上身的。”

众人闻言哗然，那身绣红火眉目如刀的男子道：“苍云门中出了叛徒？这不可能！”另一位留着三缕墨髯的中年男子则沉吟道：“会不会是什么人有意陷害，想引起咱们门中内讧？”

其余人也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有人认为此事根本子虚乌有，有人认为这纯粹是一场误会，一位眉目间煞气颇重的美貌女子，更是认为叶氏夫妇受了他人收买，故意制造谣言。叶夜一言不发地听着，突然转身就走，肖照山见状急叫道：“你干什么去？”

众人目光都被叶夜吸引，一时停止了讨论，叶夜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没好气地说道：“我可不愿和一群笨蛋学本事！”



此言一出，众人面色皆变，那煞气颇重的女子更是厉声道：“你说什么？有胆子再说一遍看看！”

不等叶夜说话，辛月松已冷冷道：“二师姐，他的双亲刚为了苍云门而死，你却在此怀疑他们的品格，这说得过去么？”

那女子面色数变，最后勉强笑道：“我也只是这么一猜，又没说他们……”不等她说完，辛月松已道：“从今日起，我将尽我全力追查那叛徒，一旦被我查出，不论他是谁，我都会让他血溅当场！”

叶夜此时已经走到门口，听到这话，又转过身大步走了回来，站在辛月松身旁道：“我会亲手杀了他！”

叶夜语气中的凛冽杀机，令在场的众人忍不住都打了个寒战。那衣绣红火的男子凝视叶夜，忽然大笑道：“合我口味！小子，我叫严火澜，是苍云门本代门主，你愿不愿拜我为师，学得本领，为父母报仇？”

众人又是一片哗然，严火澜不耐烦地一挥手，道：“吵什么吵！我又没有弟子，收他有何不可？”

没想到叶夜却一摇头，道：“用不着，辛月松已经答应教我功夫了。”

严火澜怔了半晌，又大笑起来，道：“如此却是我和别人抢徒弟了。算了，老四的功夫也是独步天下，你跟他好好学吧！”

那面带煞气的女子却阴阳怪气地道：“你既愿拜我四师弟为师，怎能直呼其名？也太不知礼了！”

叶夜把脖子一梗，道：“谁说我拜他为师了？我只是让他教我功夫，我愿意叫他什么，用不着你们管！”

众人尽皆皱眉，辛月松却缓缓说道：“你愿叫我什么都成，但这些人都是你的长辈，你却必须尊重他们，明白么？”叶夜昂然道：“这个不用你教，他们若对我好，我自然敬重他们。”

随后，辛月松一一将众人介绍给叶夜，叶夜这才知，原来此殿内众人，乃是苍云门内法力地位最高的仙君与仙子，他们同为上代门主弟子，那三缕墨髯的中年男子名叫柴景青，排行老三，号赤指仙君，辛月松行四，号银发仙君，其次是老五灵光仙君肖照山，老六金堂仙君白朗，老七紫雨仙子林春愁，苏衡芜号知香仙子，排行第八。那面带煞气的美貌女子，名叫厉君静，年纪不大，却排行第二，众人皆称其为师姐，是上代门主之独女。而大师兄伏妖仙君雷傲，却喜欢四处云游，此时并不在山上。

不论辛月松介绍到谁，叶夜只是看上两眼，却并不见礼问安，众人心中均觉不快，叶夜虽然长得浓眉大眼，大家却对他均无喜爱之心。

最后，辛月松手指那白发老人，道：“这位乃是本门辈分最高的仙师，是我们这些仙君、仙子的师叔。跪下，磕头。”

叶夜脖子一梗，道：“我又没拜你为师，又没人你们苍云门，凭什么向他磕头？”

严火澜和厉君静一个眼睛一瞪，一个脸色一沉，刚要发作，那老人已笑道：“这孩子可真有意思，火澜，你不觉得他很像当年的你和月松么？孩子，我叫刘河，你叫什么名字？”

叶夜见这刘河仙师面容和蔼可亲，又没对自己摆架子，语气便缓和下来，道：“我叫叶夜，他们是师叔，他们中间有叛徒，你能查出来吗？”

刘河仙师慈祥地一笑，轻轻摸了摸叶夜的头，道：“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找出叛徒，为你爹娘报仇。”随即令殿内众门人退出，只留下一个门人，道：“将这孩子带去银发仙君宫中休息，我们有要



事商议,任何人均不得靠近。”

那门人领命携叶夜而去,叶夜一边向外走,嘴里不住嘟囔着:“不想让我听,我还不稀罕听呢!”

两人离去后,刘河仙师肃容道:“此事关系极大,那书信又已被夺去,叶氏夫妇所说一切,均已无证据可查,但两人确是因此事而丢了性命,可说于我苍云门有恩。本门向来是有恩必报,这孩子脾气虽怪,但日后对这孩子,大家却都要容让些。”

众人纷纷点头,刘河仙师又道:“门内是否出了叛徒,还未可知,此时我等却不宜妄自猜测,坏了大家的情谊。”

厉君静立时道:“就是,咱们都是我爹亲传的弟子,哪个会背叛本门?我看此事根本是子虚乌有,不过是那夫妇两人小题大做罢了。”

辛月松面色一沉,方要开口,苏蘅芜已道:“二师姐,你怎么能这样说?人家为了咱们苍云门连命都丢了,你却……”

厉君静眼睛一瞪,道:“什么时候轮到你这小妮子来教训我了?”苏蘅芜心中气愤,叫道:“你说得不对,我就是听不惯!”

厉君静眉毛一立,指着苏蘅芜道:“你这丫头,跟我爹才学了几天本事?有什么资格号称仙子?让你与我们平起平坐,已是看得起你,你还真当自己是什么东西,敢跟我这么说话?”

苏蘅芜气得身子发抖,眼泪眼看便要流下,辛月松将她向后一拉,道:“我不放心叶夜,你去看他。”苏蘅芜咬了半天嘴唇,一跺脚,转身便跑了出去。

严火澜不悦道:“君静,你怎么能这样说她?”厉君静道:“我说错了吗?我爹在时,她何时敢这么对我说话?哼,忘恩负义的东西!”

辛月松面色冰冷,沉声道:“二师姐,若非我们顾念师父恩义,你以为,我们还愿意叫你一声‘师姐’吗?”

厉君静脸色煞白,颤声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肖照山急忙凑到辛月松身边,低声道:“四师兄,你这是何必?千万别使性子啊!”

辛月松却不理他,冷冷道:“师父对我们有恩,我们铭记在心,但那恩是师父给的,却不是你赐下的!”言罢转身便走,厉君静气得浑身打战,刘河仙师在后不住喊辛月松,他却充耳不闻,大步走了出去。

来到殿外,辛月松伫立在广场之侧,看着正自练剑的门人弟子们,不由想起当年自己初入苍云门时的情形,轻叹一声,仰天自语道:“师父,仙界里可否有尘世上的烦恼?”

忽又想起了叶希若与欧梅,心道这两人临终时炼化元神,已然登临仙界,应已与自己的师父相见,却不知那又是怎样一番情形。再想到叶夜,不由又怔怔半晌,最终是一声长叹,满心落寞地缓步而去。

苍云门占据整个月芒山顶峰,占地面积极为广大,五仙君与三仙子各据一方,均有自己的广阔宫舍,叶夜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宫殿,一路走来,不由看得眼睛发直。那领路门人甚感得意,不住介绍着各处景观和宫殿,叶夜听得新鲜,表面却不动声色。那门人忍不住道:“小孩,你这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宏伟广大的宫殿吧?”

叶夜一瞪眼,叫道:“有多稀罕?不就是大房子吗,有什么了不起!”那门人哼了一声,就此不再和叶夜多说一句话。